

# 书城故事

书与书店的故事，照见自己，看见人生

吕品品 / 主编

那澜 李润 / 著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书城故事 / 吕品品主编; 那澜, 李润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 
2022.10

ISBN 978 - 7 - 5329 - 6539 - 7

I . ①书… II . ①吕… ②那… ③李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  
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22 ) 第 004626 号

## 书城故事

SHUCHENG GUSHI

吕品品 主编 那澜 李润 著

---

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
邮 编 250002

网 址 [www.sdwyppress.com](http://www.sdwyppress.com)

---

读者服务 0531-82098776 ( 总编室 )

0531-82098775 ( 市场营销部 )

电子邮箱 [sdwy@sdpress.com.cn](mailto:sdwy@sdpress.com.cn)

---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 毫米 × 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9

字 数 190 千

版 次 2022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2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29 - 6539 - 7

定 价 49.00 元

---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# 目 录



新华字典	001
如果忘记是终点	025
星星点灯	057
三个爸爸	089
东方有明星	113
一个叫哈娜的女人	145
繁衍	171
刚刚好女孩	199
当你老了	225
期待	247



# 新华字典

THE BOOK THE BOOKSTORE

字典里，可以看到那时候，人们就是这样说话、写文章。字典就勾勒着一个时代。

——第一本《新华字典》主编，魏建功

## (一)

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……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击节拍，我们当时想不到所拟字典的前途，但有一个信念：……危险在于文盲和无知，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，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。

——金克木

中午，日头正盛。新华书店里人不多。空调嗡嗡响着。老贾难得困倦，盯着进货单不住地“点头”。

“老师儿，有最新版的《新华字典》吗？”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轻轻敲了敲台面，哑声问道。

“有。2020年第12版。”老贾回过神来，起身给顾客找字典，“真不好意思，天热，我这还瞌睡上了。”

“嗨，都有打盹儿的时候。”老人接过字典，熟练地翻看了版权页，又问，“老师儿，我是想问您个事儿。您说，1971年6月修订第1版的《新华字典》是不是不好找了？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，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，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，1971年9月，济南第8次印刷的那一版。我想要本新的。您说，能找到吗？”

“您记得可真清楚。这么老的版本，全新的，可真不好找了。”老贾回忆了一下，“《新华字典》最早的名字叫《伍记小字典》，不过那个版本没能编完。1953年重编，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，出过两版。1957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《新华字典》，这版作为第一版。到现在，历经几代上百名专家学者十余次大规模地修订，到2020年，出版的是第12版，其实算起来，是第15版了。”

“您也是个行家。”老爷子笑起来。

老贾不好意思地笑了，说：“您过奖了，干了一辈子了，多少得知道点儿。您说的1971年6月修订第1版，其实是在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4版之后出版的，但这一版没有按版次顺序称为第5版，而是单独称为修订第1版，业内一般称1971年修订重排本。是这么回事儿吧？”

“是，就是这本儿。那您说，咱们山东省新华书店，或者新华印刷厂还能找到新的吗？我就想要本新的。”

“您这是要收藏？”

老人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要送给……我的爱人，她过生日。”

“爱人？”老贾笑了。

老人不好意思起来，黑膛面孔有点儿泛红，说：“嗨，老

了。”他顿了顿，低头仿佛自言自语，“越老越觉得时间可贵，就越是什么事儿都不肯错过，生怕一错过，就是一辈子。”

这事儿，老贾没再多问，却一直挂在心上。第二天晨会上，他犹豫了下，还是提了出来，说：“要不咱们想想办法，帮帮这位顾客？我留了老爷子的联系方式了。”

小舒快人快语，说：“师父，过生日跟《新华字典》有什么关系？我看那人八成就是搞收藏的，忽悠悠帮他找书呢。”

“爱人，多浪漫的说法。”难得严子龙也肯发言。

“是啊，这年头，很多年轻人都不相信爱情了，追求爱情那都得知天命以后。”

“开会呢。”老贾不高兴了，“我看老先生挺诚挚的。”

“顾客的事儿，多小都是大事儿。老贾，这事儿你跟上吧，问问情况，帮老人联系下。”方林拍板做了决定。

“咱新华书店是没别的业务了吗，昨天天给人找书呢？”小舒不舍得师父辛苦，又上赶着找批评。

“咱们不就是做图书行业服务工作的，到现在还没转变理念？”

“转了转了！”小舒立刻投降，生怕表态慢了方经理又上纲上线，“我是书店的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往哪搬。我是顾客的解语花，哪里困难往哪安！”

老贾笑了，说：“那赶紧行动吧，解语花！”

小舒和老贾联系了老先生，老先生邀请二人去他家坐坐。

老先生叫刘方，住在某大学的教职工公寓里。小舒看着他

从柜子里拖出一个老旧的箱子，箱子打开后，里面竟是满满一箱子的《新华字典》！

“我就说您是搞收藏的嘛，您还不承认！”

老先生抚摸着那些《新华字典》，说：“这些都是我送给我爱人的。”

老先生说着，取出一本破旧的老字典。书封是塑料的，已经老化，原本深蓝的颜色褪色成了乌糟糟的灰色。字典似乎被翻看了无数遍，侧面、书页的破损处都被仔细地贴补、修整过。老先生小心翼翼地翻开，字典的第一页上写着毛主席语录：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。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。版权页上清晰地写着：1971年6月修订第1版，商务印书馆出版，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，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，1971年9月济南第8次印刷。

“我送给她的第一本《新华字典》，就是这个版本。”

“不是这本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随着这本字典的翻开，小舒和老贾被带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的沂南。

这本字典的主人叫袁二喜，来自沂南山区，正是这个故事的主角。那一年，她十三岁。

彼时的沂南山区，大山灰沉黯淡，层层叠叠，一眼看不到头，猛烈的日头明晃晃、没遮没拦地倒下来，只有山的影子彼此压制，更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
夜晚，袁家不大的院子里非常暗沉，院子一角，堆放着陈

旧的木匠工具。几个孩子蹲在月亮地里喝着清汤寡水的野菜粥。三弟和小妹妹没吃饱，为了半个知了猴满院子追着打，小妹眼瞅着那一半知了猴被哥哥吃了，站在院子里嘤嘤哭出了声。大哥蹲在门口不吭声，三弟呼噜噜地喝着粥。

袁木匠从屋里出来，掀开水缸盖灌了两瓢凉水。他个子很高，佝偻着，像一截被风吹弯了的瘦竹子。

“爹，有野菜粥。”

袁木匠没吭声，好一会儿，他将瓢扔回缸里，小妹吓得不敢哭了。

袁木匠沉声说：“二喜，下学吧。”

“爹，为啥？”大哥说，“不是说好的，让弟弟妹妹们都念完高小……”

“都！都！谁跟你都！这一家老的老小的小，吃不上穿不上，怎么念？家里连个做饭看娃的都没有。”

二喜的眼泪吧嗒一声掉进碗里，这是她最怕发生，也是势必会发生的事情。家里孩子多，弟妹年纪小，娘身体又不好，家里全指望父亲一个人做木工养活，可根本养不活。

二喜没吭声，她放下饭碗往屋里走，开始忍了忍，最后没忍住，跳着脚哭着说：“为啥是我？”

袁木匠里的鞋底子顺手就丢过去了，他说：“为啥是你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，你说是谁？！你大哥好不容易上到初中了，你三弟马上也要上初中了！你让他俩下学带孩子烧火做饭？”

二喜没躲，说：“我不下学也能带孩子烧火做饭……”

袁木匠的火气来得急，立马拿了扫帚疙瘩冲她过来说：“我让你辍！”

二喜大哭。她娘着急忙慌地往外走，扯着她的手连拖带拽地将她拖进了里屋。

二喜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。

爹在院子里抽叶子烟。

娘唉声叹气地跟着抹眼泪。

“喜啊，别怨你爹，他带着气呢。不是冲你，他气自己没本事。”

“他答应过我们，都上完高小。我都十三了，才上了两年学，三弟都五年级了。”

室内昏暗，只有些微月光照在乌蒙蒙的窗子上，但这光亮太微弱了，四壁和房顶都黑沉沉地压下来，气氛无比压抑。

二喜不服气，说：“毛主席不是说了，学制要缩短，教育要革命，俺们现在念七年就能初中毕业。老师说了，俺们现在以学为主，兼学别样，不但学文，也学工、学农、学军……娘，俺得上学长本事啊。”

“上学有啥用，初中、高中毕业不也是下地干活吗？”

二喜张了张嘴，她想不出能反驳母亲的话。她哭了一夜，天蒙蒙亮时才迷迷糊糊地睡着。半睡半醒时，她被一阵唢呐声吵醒。

“你忘了？隔壁你二婶子家的红娟定亲。”二喜娘压着声说，“起来吧，去扫扫院子，趁着天凉快，去河边看看有没有地灌皮。”

二喜一骨碌爬起来，说：“娟子姐定亲了？我咋不知道！”

“红娟没跟你说？”

“她不上初中了？”

“上啥初中，十五了，正是好年纪呢。”

二喜翻身穿了衣裳就往外跑。婶子家门口人不少，二喜不管不顾地往里挤，村里人嘻嘻哈哈地起哄：“咋，二喜也等不及要嫁啊？”

二喜不吱声，哐啷一声推开红娟屋门问：“娟子姐，你不念书了？”

红娟抬起头，脸上一点儿表情都没有，屋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，也不知哪家的大娘拉了二喜一把，说：“你这孩子，你娟子姐大喜的日子，瞎咋呼啥呢？念书哪有嫁人好！回头大娘也给你说个好人家！”

二喜直愣愣地盯着红娟说：“娟子姐，咱们村办小学不是升格成初中了吗？你能上初中了啊！”

红娟没说话，房门又一次被打开，人们簇拥着往外走，要去男方家吃定亲酒了。

“都这样。”

二喜记得，订婚后，娟子姐跟她说了这么一句。

“都这样，是哪样？”

红娟不知道。二喜也不知道。

二喜只知道，她们都不能上学了。

可是大家都这样，都吃不饱饭，都上不起学，而且，上学到底有什么用呢？娟子姐不知道，二喜也不知道。

山是贫瘠的，人却是热闹的。上山下乡的知青来了好多，刘方就是那时候插队到沂南的，一群人借住在村小学后院的旧教室里。

袁木匠更加坚定了让二喜下学的想法：上学有什么用？穷一块穷，饿一块饿。

二喜下学的那年冬天，她娘下不来床了，第二年就过世了。为了给娘看病，家里拉下饥荒，日子过得更加艰辛。二喜没办法，稀里糊涂地在家干了三年活。她十三岁就跟着村里的叔伯们赶牲口——这是生产队最脏、最累、最难干的活儿，寻常人家的大老爷们都不愿干。二喜跟着叔伯们走深山、运粮食、筹物资，背着百十斤的麻袋装货、卸货。她剪短了头发抹黑了脸，学会了在弯弯的山路上唱沂蒙小调，也学会了在苦寒的夜里喝一口浊酒驱寒，甚至学会了说粗话，跟一群老爷们对骂。

有时候，乌眉灶眼的她也会去学校给大哥和三弟送东西。她穿着三弟穿剩的破旧、宽大的棉衣，行动粗鲁，举止野蛮，说话粗声大嗓，头发被山风吹得一缕缕的，乱七八糟地裹在帽子里。有调皮的孩子揪了她的帽子当球踢，她就指着人家的鼻子边撵边骂。

三弟嫌她丢人，让她赶紧回家。

她转过脸来骂三弟，那架势像个不服输的老爷们。

刘方看她好笑，就驱散了那群调皮孩子，帮她捡回了帽子，问她：“你多大了？怎么不上学？”

二喜夺过帽子往头上扣，她袖着手、缩着头，抬手拿袖口蹭冻得通红的鼻尖，说：“你管得着吗？”

刘方脾气好，笑着说：“你这样不好，女孩子不能这样。”

二喜一口啐在他脚底下，说：“那女孩子应该怎样？运输队里的女孩子不这样早让狼叼走了。”

二喜十五岁的时候已经比村里的男人还能忙活了，她比个男人还能干。大哥高中毕业后，在村里记个账、干点儿活，三弟和小妹也都上学了。日子还是难，不过至少有个盼头了。

也就是那一年，十八岁的红娟去了县城！

红娟离开的时候，二喜还在外头“赶牲口”。红娟回来时，村里说什么的都有，说红娟跟唱样板戏的跑了，又说红娟成了县城戏班子的名角儿了，还说红娟现在不得了，吃公家饭拿工资了。没等二喜把事情弄明白，红娟就被她婆家人抓回去了。

红娟气得直哆嗦，说：“下乡演样板戏的县文工团在村里演戏，他们的唱词我一听就会了！”

“我是自己考进文工团的，我是去学唱样板戏的！”

“我从没断了看书和学习！”

从县城被抓回来的红娟眼睛通红。她头发被扯得有点儿乱了，衣服也被揉皱了。但她穿着的是一件漂亮的两用衫工作服，戴着一顶大家伙儿都没见过的帽子，别提多好看了。

后来，红娟还是没去成文工团，她哭了三天，大病一场，发着高烧被婆家接走了。后来，直到她怀了身孕，才被允许回娘家。那时的红娟，骨瘦如柴，只晓得坐在炕沿儿上哭。只有单独见二喜的时候，她才又说起了她的“两用衫”，说起县城里的女孩子，她们都上学，都上班，跟男人一样穿好看的“军便装”，她说起洋气的电影院、宽敞的大剧场、漂亮的商场楼、叮叮当当响着铃的自行车……

“啥叫电影……”二喜问。

红娟掉下了眼泪，摇着头不说话，过了一会儿，才又开口说：“二喜，你还是得学习。外头不一样。外头的世界大。你

不能总跟着一群老爷们赶牲口。”

红娟死的时候，二喜十六岁。

她死后，二喜不止一次想起她说起县城时的样子。为此，她跑去问刘方：“县城在哪儿？县城好吗？”

“县城好，但比县城更好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。”刘方说。

“外头的世界大。”二喜想起红娟的这句话。

也就是那一年，三弟毕业了，二喜再也不用出去赶牲口了。她找到刘方，问他：“娟子姐说让我学习，我咋学呢？”

## (二)

由于无书可看，无聊的时候就读《新华字典》，甚至慢慢品出一点滋味：这本小字典包含着大学问。直到现在，《新华字典》仍是我经常要请教的。

——苏培成

“也就是那时候，我送了她第一本《新华字典》。那年，她十六，我十九。”

“然后你们就相爱了？”小舒被故事吸引，捧着小圆脸追问。

“哪能啊。不能。我是回城前，把自己的《新华字典》送给她了。”

“那您？”

“回济南了。我家是济南的。”老先生说着，又取出一本《新华字典》递给老贾，“您看看这本。”

老贾掏出手帕垫着，小心地接过字典，说：“1979年12月第5版。”

“对，这是我送给她的第二本字典，当时，是在山东师范大学。”

红娟的死并没有在这个小小的山村留下什么痕迹，对方很快又找了新媳妇儿。

或许是因为“赶牲口”的二喜过于泼辣，很少有人上门给她说亲。袁木匠沉不住气了——老大该娶媳妇儿了，二喜不嫁，老大根本没钱娶。

但本来上门打听的人就不多，打听完了，见一面，肯交往的根本没有。袁木匠纳闷得不行。后来他才知道二喜跟人“见面”的时候拉着人家喝酒划拳——这谁还敢娶？袁木匠气得抄起鞋底子要打她。二喜跟他围着桌子跑了百十圈，愣是没让他碰着一指头。

“爹，我不小了，不能啥事儿都听你的。”

她把大哥、三弟、四弟、小妹不用的本子、书，全收集了起来，一点点地研究苦读，靠着一早一晚的自学，她花了大半年时光把四弟小学的课程弄明白了，然后，她开始研究初中和高中课程。

“爹，我不着急嫁人，我想看书。”

“我看你是中了邪了！你就不看看自己多大了！”袁木匠气

得把两只鞋都砸到了橱子顶上。“这个家白把你养这么大，谁家女孩子这么大了不嫁人？再敢搞么蛾子，我打断你的腿！”

“你干脆打死我！我十三岁下学，帮着您还账、供哥哥弟弟妹妹上学，现在大哥、三弟都出息了，轮也该轮到我了！你就是想拿我一辈子给大哥换亲！三弟呢，拿小妹换？么弟呢？！”

二喜这一番话，令袁木匠颜面全无。他一脚踹翻桌椅，终究还是打了二喜，若不是三弟听见动静跑来，二喜觉得，她会被父亲活活打死。袁木匠恼羞成怒，把手里的凳子腿一摔，拖了二喜装书的破木头箱子就走。二喜发疯一样扑过去，却被袁木匠狠狠踹倒在地上。

等三弟把二喜搀扶起来，二喜不管不顾地往外跑，远远看见一点儿火光，袁木匠把二喜的书烧了！

袁木匠将手里撕了一半的书一把扔进灶膛，火舌瞬间卷上来，转眼将那书烧成了灰烬！二喜猛地扑了上去！

袁木匠一把拽住二喜说：“二喜，你就不是读书的料，你也没有这读书的命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
二喜疯狂挣扎，她眼中都是泪水，瘦弱的身躯爆发出强大的力量，竟将父亲带了个趔趄。

“我不！”

二喜爬起来疯狂向前，伸手去抢灶膛旁的书册，袁木匠再次踢开二喜，将书一股脑倒进了灶膛！二喜被袁木匠拽着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火蛇卷走她的希望。

眼看二喜的手已经靠近火舌，灼热的火苗一次次舔过她指尖，袁木匠用力拽起二喜，狠狠将她推出去说：“二喜！你为你不好好相亲就不用嫁人吗？二喜，这都是命，人抗不了命，

你不嫁，不嫁就等着被唾沫星子淹死！”

二喜被父亲推出去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说：“命，什么是命？我十三岁下学是命，红娟姐考上文工团不让去是命，我必须嫁人是命，娟子姐生孩子死了也是命，爹，我不信！”

“由不得你不信！”

二喜看见燃烧的书页，恨得两眼泛红，又无奈得浑身哆嗦，她声音越发凄厉，说：“爹，你给我留点儿念想！”

她倔强地一次次向前，一次次被父亲拦住，一次次被父亲推倒，又一次次爬起来，直到炉膛里的火苗渐渐微弱，书籍几乎燃烧殆尽，二喜跪坐在地上，落下泪来。

袁木匠的火气似乎也消了，说：“二喜，不是爹狠心。你心里有念想，就永远不会认命……二喜，这是命。山里的女人，都是这个命。”

二喜看着袁木匠说：“命？爹，学校里的老师们说，要恢复高考了，他们说要恢复高考了。我不认这个命！”

袁木匠再次暴跳如雷，说：“你还想高考！你咋不低考呢！”

袁木匠火速给二喜定了门亲事，对方在镇上卖水，是个外号叫陈瘸子的光棍，三十多岁，左腿瘸得很厉害，长得又黑又胖，又凶又丑。但他给的彩礼高。

二喜在昏暗的屋里呆坐着，她略微弓着背，蜷缩着，一动不动。院子里，袁木匠美美地喝着酒，谢着媒人。

媒人同样乐不可支，高兴得直拍大腿，说：“二喜好福气啊，十里八乡谁能给这么厚的彩礼！何况人家还是镇上的人！虽说长得丑点儿，年纪大点儿，可人家会挣钱、会疼人啊！”